



1230

槐花开了

(戏剧集)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PDG

目 录

- ✓ 槐花开了(独幕话剧).....孟尔方 罗企曾(1)
- ✓ 响锣新风(小歌剧).....赵 鸣(24)
- ✓ 黄桥烧饼新歌(小歌剧).....石启荣 刘鹏春(74)
- ✓ 扎茶具(扬剧).....陈培芝 苏位东(121)

槐 花 开 了

(独幕话剧)

孟尔方 罗企曾

人 物 玉 贞——女，五十多岁。
海 涛——男，十六岁，玉贞之子。
海 云——女，二十七岁，玉贞之女。
老支书——男，五十多岁。
大 龙——男，二十八岁。
胡老大——男，四十多岁，大龙之父。
小 凤——女，十六岁，海涛同学。

〔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一个春天。

〔黄海之滨，排排青槐挺立，串串槐花向阳，一派紫色春光。

〔玉贞家内外。屋内陈设简朴，家具破旧，唯有墙上贴着的毛主席、华主席、周总理的像全然崭新。小立橱上安放着一张海涛爸爸的照片。竹躺椅旁挂着一片尚未织完的鱼网。房间两边分别有门通向内室和村口大路。门外路边，有一株挺拔高大，白花荡漾的刺槐树。

〔强烈的音乐，伴着奔腾咆哮的黄海涛声，逐渐远

去。

〔在深沉、抑郁的余音中，帷幕缓缓启开：竹躺椅上坐着一位鬓发斑白，体质虚弱的老妈妈——玉贞。她正摸索着赶织鱼网。

〔几声燕子叫，引得玉贞抬起头，慢慢站了起来。

玉贞 （望着门外槐树的方向，无限感慨）燕子回来了，春天了，槐花儿又开了吧？……（一阵心绞痛，打断了沉思，手捂心口坐下）

〔海云背着一捆柴禾，柴禾上插着一束盛开的槐花，上。她把柴禾放到屋后，捧着槐花推门进屋。

〔玉贞听见脚步声，掩饰病痛，继续织网。

海云 （关切地）妈妈，你怎么起来了？

玉贞 放工了？

海云 妈妈，心口还疼吧？

玉贞 不疼了。

海云 心脏病要多休息。你一夜都没睡着，不疼了也该多躺会儿。（拿下妈妈织网的梭子）

玉贞 （拿回梭子）现在正是黄花鱼旺发季节，队里不是急需鱼网用吗？

海云 ……噢！（拿起进门时放在桌上的槐花儿）妈妈，槐花儿开了！

玉贞 噢。（点点头）春天又到了，是真正的春天了！……

海云 看见槐花儿，我就想起爸爸被隔离审查，你被双开除，全家被押送回来的情景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槐花儿啊！

玉贞 是啊！花开花落，整整十年了！

海云 我们家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平反啊！……爸爸到现在

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，我真担心……

玉 贞 ……不，不会，你爸爸是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人。用你奶奶的话说，他命大，他一定还活着！海云，你知道吗？你爸爸和我都最喜欢槐花儿。

海 云 最喜欢槐花？

玉 贞 是啊！槐花不仅帮助我们度过了无数次饥荒，是我们苦难生活的见证；槐花也象征着春暖人间，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啊！当年新四军东进，来到这黄海滩上，把我们从苦海中救了出来，就是槐花儿开放的时候啊！

海 云 噢。

玉 贞 （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）记得我们入党的那天晚上，就在门外这棵大槐树下，你爸爸摘了一束槐花儿，捧到我的面前，激动地说：我们的心一定要象这槐花儿一样，洁白，纯真，永远忠于党！永远为党奋斗！……

海 云 （思索地）心象槐花儿一样……

玉 贞 （收回神思）海云，去摘一束槐花来。

海 云 （高兴地举起手中的槐花儿）妈妈，你看——（猛然意识到失言，忏悔地凝望着妈妈的眼睛，慢慢把槐花送到妈妈手中）妈妈，你可别伤心！

玉 贞 （接过槐花）妈妈已经习惯了。（抚摸着槐花儿）海云，妈妈眼睛虽然瞎了，心里还是亮的。（眼前出现了幻觉）啊！妈妈看见槐花了，今年的槐花开得特别茂盛啊！

海 云 妈妈，你，你怎么啦？

玉 贞 ……妈妈心里高兴啊！

海 云 妈妈，自从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你的精神好多了。就是你的眼睛……等到冤案澄清了，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治好你的眼睛。

玉 贞 对，一定要治好眼睛。我要亲眼看看那些帮派的下场！我要为党多做工作！我要争取上北京，亲眼见一见英明领袖华主席！

〔海云激动地望着华主席像。

玉 贞 海云，家里还有钱吗？

海 云 没有了，我正愁着没钱给你买药哩！

玉 贞 药就别买了，我好几天没吃药，也没有事。（摸进内室，端出存放鸡蛋的匾子）海云，你把鸡蛋拿到供销社去卖了吧。

海 云 妈妈，这些鸡蛋，你总是今天数明天搬的，就是一个也舍不得吃。（接过匾子）你要钱干什么？

玉 贞 你不是知道妈妈的心吗？今天已经三十号了，妈妈可从来没有拖到下个月呀！

海 云 啊！妈妈，你就别……

玉 贞 （责备地）海云，你今天怎么啦？

海 云 （恳求地）妈妈，你把鸡蛋留着吃吧。你已经病成这样了……

玉 贞 妈妈能活到今天，不就是因为心中有党吗？

海 云 妈妈！

玉 贞 海云，你应该支持妈妈。心中有党，我们就有希望啊！

海 云 （默默地端起匾子）好妈妈……

玉 贞 快去吧，免得你弟弟看见了，又要问这问那的。啊？

海 云 嗯。（欲走又回）妈妈，你把爸爸和你受迫害的详细

情况都告诉海涛吧，最近他老是在打听。

玉 贞 我真怕提那些伤心事啊！再加上他还小，不懂得社会，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，脾气又那么犟，万一他受不了那种刺激，任着性子，闯出祸来，我怎么对得起党啊！唉！在冤案没有澄清之前，还是不告诉他为好。

海 云 哦！妈妈，我去了。（下）

〔玉贞织网片刻，又感到心口绞痛，起身摸进内室。

〔海涛拎着书包上。

〔幕后传来小凤的喊声：“海涛——！”

〔小凤背着书包跑上。

小 凤 海涛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呀！

海 涛 还有什么可说的，让他们争论去吧，肯定是不批准了。我这是第二次填表了，我，不入这个团了！

小 凤 你光知道团委有争论，可你知道为什么争论吗？

海 涛 为什么，无非说我的表现……

小 凤 不，没人说你的表现不好。

海 涛 （意外地）那为什么？

小 凤 是因为有人提出了你的家庭问题。

海 涛 家庭问题？我不是都写了吗？我爸爸、妈妈都是老干部，是因为反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修正主义路线，受迫害的呀！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都垮台了，还有什么问题？

小 凤 我们也是这么说，可也有人讲，你爸爸、妈妈的问题是下过结论的，现在这个结论并没有改变。

海 涛 （无言以对）……

小 凤 哎，下午团委还要继续讨论，我看最好让你妈妈去找

学校领导谈谈，也许能解决问题。

海 涛 对，我马上叫妈妈去。

小 凤 看你急的！吃了饭再去吧。我先回去了，待会儿再来找你。（下）

海 涛 好！（进屋）

〔玉贞从内室披衣出。〕

海 涛 妈妈！（挂好书包）

玉 贞 放学了？（继续织网）

海 涛 嗯。妈妈，你的病好些了吧？

玉 贞 好些了。（关切地）锅里还有些早上剩下的稀饭，你先吃点吧！

海 涛 我不饿。妈妈，待会儿你跟我到学校去一趟吧。

玉 贞 要我到你们学校去干什么？

海 涛 找我们学校领导，帮我说句话。

玉 贞 怎么？你犯错误啦？

海 涛 没有。妈妈，你知道为什么有人总不让我入团吗？

玉 贞 （心里明白，有苦难言，只有对儿子提出从严要求）
那是你努力还不够吧？

海 涛 妈妈，我再努力也没用，有人揪住我的家庭问题不放啊！

玉 贞 （沉默有顷）海涛，不要着急！……

海 涛 妈妈，这回团支部已经让我通过了，就剩下团委这一关，可他们上午研究的时候发生了争论，批不批就看下午研究的结果了。你要是到学校去找领导谈谈，我就有希望了。

玉 贞 海涛，你的希望，也是妈妈的希望啊！

海 涛 妈妈，好妈妈，你就为我去一趟吧。

玉 贞 海涛，妈妈去了也不会有用的！

海 涛 有用，一定有用！妈妈，你不是说你和爸爸都是受迫害的吗？只要你找学校领导谈谈受迫害的详细情况，我的家庭问题就不存在了，我就能入团了！

玉 贞 （苦笑地）你想得太简单了……

海 涛 妈妈，你是不肯去呀！……那，我还要不要入团了？
（委屈得哭了）

〔海涛的哭声使玉贞心疼，她颤抖着双手，摸过去抚摸着海涛的头。

玉 贞 海涛，只要你听党的话，努力上进，现在入不了团，将来一定能入团！时间不会长了！

〔海涛哭声更大了。

玉 贞 孩子，别哭了！你以为妈妈不想去吗？真要是妈妈到学校去一趟，就能把家庭问题解决了，妈妈就是爬，也愿意爬去啊！可是，妈妈去了确实没用啊！

海 涛 那你说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

玉 贞 等着吧，耐心一点，总有一天，党会给爸爸、妈妈平反的。

海 涛 我等不了啦！我等不了啦！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冤枉气啦！（毅然擦干眼泪，掏出纸笔）妈妈，你把受迫害的详细情况都告诉我吧。你说，我写。

〔玉贞，知道了儿子的意图，强制自己冷静下来，默默地走过去织网。

海 涛 妈妈，你快说呀！

玉 贞 你想干什么？

海 涛 我……妈妈，你先告诉我吧！全告诉我吧！

玉 贞 不行，详细情况还没到告诉你的时候，以后再说吧。

海 涛 妈妈，我要去控诉！我要去告状啊！

玉 贞 我就是怕你去闯祸。控告信我写过几十封了，结果都是石沉大海。妈妈的眼睛，不就是因为到地区告状，被那些强盗打伤的吗？周总理、毛主席逝世的时候，我心里一急，就什么也看不见了……

海 涛 妈妈，那是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呀！

玉 贞 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但“四人帮”的流毒和影响还在。我们这个地区的帮派体系还没有完全摧毁啊！

海 涛 那我们上北京，去找华主席，去向华主席告状！

玉 贞 （心有触动）向华主席告状？

海 涛 嗯！

玉 贞 ……海涛，我们不能去啊！

海 涛 （不解）怎么不能去？

玉 贞 （深情地）华主席一定够忙的了，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那些坏蛋，把我们国家破坏得太严重了，有多少国家大事需要他处理啊！

海 涛 那我们……

玉 贞 海涛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已经向省委，向党中央写过信了，估计很快就会解决问题的。

海 涛 不，信什么时候才能转到华主席手里？只有去，非去不可！

玉 贞 唉！北京离这儿几千里，就是想去，也去不了呀！

海 涛 怎么去不了？

玉 贞 要去，总得花路费吧，哪儿有那笔钱呢？

海 涛 没钱？

玉 贞 是啊，家里过日子都凑凑合合的，现在你要一角钱，我也拿不出啊！

海 涛 (焦急、失望地) 没钱，没钱，唉！

〔小凤上。〕

小 凤 (在门口招呼) 海涛！

〔海涛出屋。〕

小 凤 怎么样？

海 涛 我妈妈不到学校去。

小 凤 为什么？

海 涛 别提了！……(二人边说边走，下)

〔玉贞又感到心口一阵绞痛，但她仍挣扎着织网。〕

〔海云上，径直进屋。〕

海 云 妈妈，鸡蛋卖掉了，正好两块钱。(把钱放到妈妈手中) 哎，海涛怎么还没有放学？

玉 贞 早回来了。刚才好象是小凤喊他，又出去了吧。你把锅里的稀饭再热一下，待会儿好让他吃了去上学。

海 云 哦。(进内室)

〔玉贞掏出钥匙打开木橱上的抽屉，从里面摸出一个布包，打开两层布，把两块钱和原来包里的一迭钱放在一起。她庄重地捧在手上，好象要献给谁。忽然，她又紧紧把钱贴在自己的胸口上……〕

〔与此同时，海涛悻悻地上。他走到门口，猛地呆住了——他看到妈妈手上有那么多的钱，怀疑自己眼花了。他揉揉眼睛，蹑手蹑脚地走近妈妈，看了个仔细，确实是钱！他正想说什么，忽然又不说了。他心中升起了一股疑团，惶恐地向后退去……〕

〔海云内喊：“妈妈——！”〕

〔海涛一惊，闪到门外。〕

〔玉贞从沉思中醒来，答应了一声，包好钱，锁到抽屉里，进内室。

〔海涛急忙进屋，使劲去拉抽屉，没能拉开。他心里的疑团越扩越大了。

海 涛（自语）……那么多的钱！她却说一分钱也没有……这不是说假话吗？……妈妈为什么说假话？……啊！别的事上她会不会说假话？受迫害是不是假话？……不会。不会吧？……

〔大龙手拿报纸上。胡老大跟上。

胡老大 大龙，她们家你给我少沾边儿！

大 龙 爸爸，人家不是叛徒！今天报上又登省里昭雪平反的事儿了，我拿给她们看看。

胡老大 谁让你多事？你以为粉碎了“四人帮”，就一个叛徒也没有了？（指报纸）那人家都平反了，怎么不给他们平反？共产党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（抢过大龙的报纸，扭头走下）

大 龙 嗨！爸爸——！（跟下）

海 涛（更加怀疑，自语）……是啊，共产党不会冤枉好人……真是受迫害，不会到现在不平反……假话！全是假话！……怪不得不肯说详细情况！怪不得不肯到学校去！怪不得不肯去北京告状！……真是叛徒！真是可耻的叛徒啊！啊！我是叛徒的儿子！（眼前出现了可怕的情景）叛徒的儿子，就和地富反坏的子女一样啊！……完了！全完了！（失望、痛苦、恐惧一起袭上心头）我走，我走，（出门）我不要这个叛徒的家了！（踉踉跄跄地下）

〔玉贞从内室出。

玉 贞 海涛怎么还没有回来？

〔海云端着碗从内室跟出。〕

海 云 妈妈，你就吃了吧，那么多鸡蛋我都卖了，就留下这两个。

玉 贞 你要是不吃，就留给海涛吃吧！

海 云 妈妈，你总是想着我们，就不想想你自己。

玉 贞 你们吃了，就跟妈妈吃了一样啊！

海 云 唉！（把碗送进内室，复出）

〔大龙拿着报纸上。〕

大 龙 （进门就嚷）大娘，海云，今天报上又登好消息了！

玉 贞 大龙啊，快读给我们听听。

大 龙 哦。（读报）“最近，省级机关揭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运动，正在继续向纵深发展，又一批受迫害的革命老干部被解放出来了！省委决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，推翻一切冤案、错案，该平反的平反，该昭雪的昭雪，能工作的还要请他们出来工作……”

玉 贞 好哇！党的政策真英明啊！

海 云 唉！党的政策再英明，不能落实又有什么用？到了有些人手里，就变成“土政策”了。

大 龙 是啊，全国到处轰轰烈烈，可我们这个地区却死气沉沉，刚粉碎“四人帮”那阵子算热了一下，不知为什么就渐渐冷下来了，还是搞的那一套！

玉 贞 因为有人打了“包票”，说我们这个地区没有和“四人帮”有牵连的人和事。

大 龙 他胡说八道！没有和“四人帮”有牵连的人和事，那你们一家是谁迫害的？

海 云 他们就是害怕这些问题被揭出来，揭到他们头上，才拼命捂盖子嘛！

大 龙 哼！他们能捂盖子，可捂不住人的嘴。最近大伙儿都在议论，再不给你们平反，那天下就没有真理了；别说你们，大家都咽不下这口气！

〔老支书拎着两条鱼上。〕

老支书 （接话）咽不下，就往外出嘛！（放下鱼）

大 龙 老支书！

玉 贞 你刚从县里回来吧？

老支书 是啊，整整开了半个月的会。

海 云 老支书，你坐。

老支书 老嫂子，身体好些了吧？告诉你们个喜讯儿，省委派工作队到我们这个地区来啦！

玉 贞 是吗？好哇！

海 云 紧跟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干坏事的帮派体系就快要垮台了！

大 龙 那帮人一垮台，你们家的冤案准能很快水落石出。

老支书 你说对了！工作队一来，就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。老嫂子，你写给党中央和省委的信都收到了，现在转到了工作队手里。他们已经派人到县里找我了解情况了。我可是个活见证哩！你和海涛他爸爸是我们这黄海边上最早参加革命的。反“清乡”那阵，我和你们一直在一起，硬说你们那时候叛变过，明明是故意坑害人嘛！

大 龙 那些帮派骨干真是丧尽天良，把许多老革命都打成了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，好象革命是叛徒、特务、走资派革出来的！

玉 贞 老支书，帮派坑人并不奇怪，阶级斗争嘛！我最想不通的是，有些人在组织上和帮派并没有联系，甚至还或多或少吃过帮派的苦，为什么也不肯落实党的政策，或者总是那么被动呢？不都知道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吗？怎么就眼看着党的威信受损害呢？他们的党性到哪儿去了？

老支书 有的人办事，先看看上面的眼色，只顾保头上的乌纱帽，顾不上什么党性了。

海 云 自己没有吃到这样的苦，哪里懂得落实政策的重要！

〔胡老大上，一只脚刚进门，又慌忙缩回。〕

胡老大 （冲着大龙，着急地）哎哎，你还不回去吃饭啊？

大 龙 来了！（出门）

老支书 老嫂子，有空再来看你，我也走了。

〔大龙跟着胡老大下。〕

〔老支书走到门外时，海云看见了地上的鱼。〕

海 云 老支书，你的鱼。（拎鱼追出）

老支书 烧给你妈妈吃吧。

玉 贞 不，老支书，我们不能老是……

老支书 老嫂子，你就收下吧！（下）

海 云 （跟着喊）老支书，老支书——！（见老支书走远了，只好拎鱼进屋）老支书对我们真关心！

玉 贞 是啊！这些年来，多亏乡亲们照顾啊！（想起海涛）哎，海涛是上学去了吧？他还没有吃饭哩！那不饿坏了？

海 云 没去上学，书包还在家哩。

玉 贞 噢，那你快把鱼烧烧吧。

〔海云收拾鱼。玉贞织网。

〔海涛昏昏沉沉地上。

海 涛 (撞到门口的槐树上,一惊,抬头望)……我怎么又走到这儿来啦?!……(扭头欲走,突然一阵晕眩,几乎跌倒)

海 云 (看见了海涛)海涛,你到哪儿去了?……哎呀!你怎么啦?!(急忙过去扶海涛进屋)

玉 贞 (诧异地)海涛怎么啦?

海 云 (掩饰)没,没什么。

〔海涛呆呆地看着家里的一切,仇恨的眼光落到爸爸的照片上。她推开姐姐,慢慢地走过去,猛然抓过照片框,举起欲摔。

海 云 (大惊)啊?!海涛!(一把夺过照片框)你想干什么?!

海 涛 ……(扭头朝门外跑去)

海 云 (惊呼)你上哪儿去?!(追出)

海 涛 (闻声愣住,惨痛绝望地)……我上哪儿去?我上哪儿去?到哪儿还不是叛徒的儿子?我……(抱头失声痛哭)

海 云 你疯啦,你说谁是叛徒?爸爸、妈妈是受迫害的,妈妈已经病成这样,你还闹什么?

海 涛 (痛苦地哭喊)姐姐,你也被骗了!……那是假话,那是假话,她说的全是假话呀!

玉 贞 (向门外摸去)海涛!

海 云 (冲着海涛)你,你胡说什么?谁说假话了?

玉 贞 海涛,你是讲妈妈说假话?

海 涛 (怨恨地)谁说假话,自己知道!

海 云 (扶住妈妈,责问海涛)妈妈什么时候说过假话?

〔海涛冲进屋内，拍着小木桌上的抽屉。

海 涛 把抽屉打开！

〔海云把妈妈扶进屋后，急忙过去阻拦海涛。

海 云 你要干什么？

海 涛 打开！

海 云 你别胡闹！

海 涛 打开！

〔听到海云和海涛的争执，玉贞明白海涛是误会了，她慢慢地掏出钥匙。

玉 贞 海云，开开。

〔海云看着妈妈。

玉 贞 开开！

〔海云接过钥匙，打开抽屉。

海 涛 （一把抓过钱包，摔到妈妈手里）这就是一分钱也没有！这就是一分钱也没有！

玉 贞 （拉住海涛）孩子，你别急，听妈妈说。妈妈今天全告诉你。

海 涛 （固执而又武断地）我不听了！我不听了！这事你能说假话，别的事你也能说假话！

玉 贞 （耐心地）你听我说——

海 涛 我不要听了！

〔海涛为了挣脱妈妈，猛一甩手；玉贞一个趔趄，扑倒在地。

海 云 （惊呼）妈妈！

〔海涛也吃了一惊，不自觉地伸手欲扶，见海云在扶妈妈，他悻悻地缩回手，木然地呆立在一旁。

海 云 （气愤地瞪着海涛）海涛！你——